

40年来苏联农业的变化

阿尼西莫夫著



科学技术出版社

40年来苏联农业的变化

1946—1986年苏联农业的成就



科学出版社出版

40年来苏联农业的变化

阿尼西莫夫 著

周振华 朱博平 译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年·北京

本書提要

本書全面地介紹了蘇聯農業40年來所經歷的變化及其發展概況。書中分別敘述了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國時代農業的落後現象，以及農民所處的貧困狀況，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對農業所進行的改造，實行列寧合作制計劃後所獲得的勝利，國營農場、集體農莊、機器拖拉機站在蘇聯農業體系中的作用和成就，蘇聯近年來開墾生、熟荒地以及各種提高農業生產的措施後國民經濟和農民生活所起的变化等等。

總號：1333

40年來蘇聯農業的變化

КАК ИЗМЕНИЛОСЬ НАШЕ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原著者：Н. И. АНИСИМОВ

原出版者：СЕЛЬХОЗГИЗ, 1957

譯者：周振華 朱博平

出版者：科學技術出版社

（北京市內城門外德勝門）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21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工人出版社印刷廠

（北京市北新橋區前門外4號）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4 1/2

1959年5月第1版 字數：85,600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2,750

統一書號：16951·254

定價：（9）4角1分

40年前，在1917年的10月，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从那时起，劳动人民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民成了国家和国家一切财富的主人。苏维埃国家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落后的沙皇俄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根除了剥削阶级，消灭了人剥削人、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在农村中，建立起大规模的、高度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穷困的、蒙昧的旧农村已一去不复返了。代替它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新农村，在各种农村里盖起了公共的和管理用的各种建筑物，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脱谷机和汽车，还有发电站、俱乐部、无线电、电影院、学校和图书馆。

在国内进行了文化革命。在苏联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加强了。

伟大的卫国战争对于苏联的人民是一次严酷的考验。经过长时期的流血斗争，人民终于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果实，保卫了苏联的荣誉和独立，并从法西斯奴役者的手中拯救了世界的文明。战后，社会主义阵营扩大了，这一切都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不容争辩的优越性。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鼓舞了苏联的农民，他们现在正和全国人民一起满怀信心地为苏联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

革命前俄罗斯农民的生活

苏联人民现在还能记得不久以前俄国农村里的事情。各种事情，对现在每一个老年人来讲，都能象说故事一样地说出来，而在历史文献中也有着同样的记载。我们就来叙述其中的一件事情吧。现在是全国闻名的“列宁”集体农庄所在地的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伏尔纳尔区科尔佐夫卡村，从前住的是一些农奴，整个村子都是地主烏沙科夫的領地。他拥有田地800多公頃，并且都租給农民耕种。如果农民租了这个地主的土地，那么对每俄亩^①土地不但要向地主繳納种子和收获物的一半，而且还得繳納3普特的粮食^②。有一半农户都是繳不足地租的。在廢除农奴制度前后，这些庄稼汉始終在飢餓綫上拚命掙扎，无论怎样也不能摆脫貧困和被奴役的地位。八十二岁的集体农庄庄員E·B·叶洛辛回忆起他父亲当时的生活說，他父亲一家有12口人，可是只有1.5俄亩土地，并且还分散在三个地方，而整个村子里按人口計算平均每人只有半俄亩土地。

农民在每公頃土地上平均只能收获20—30普特谷物，在歉收的年份(各种歉收年份是常有的)，連种子都收不回来。

即使在那些收成很好的年份中，科尔佐夫卡村人从1俄亩土地上收获到的粮食，也只不过35—40普特。农民們在面粉里掺入了谷糠和搗碎的橡实，过了“聖誕节”以后，連这样的粮食都吃不上了。在科尔佐夫卡村只播种着黑麦、燕麦和大麦。当时的一个农夫說：“在我們的土地上是不長小麦的。”

① 面积單位，1俄亩=1.092公頃。——譯者注

② 重量單位，1普特=16.38公斤。——譯者注

要是用那1.5—2俄寸^①深的、只能搔搔田地表面的木犁，又怎么能够使土地長好庄稼呢？1913年，整个科尔佐夫卡村里只有两把铁犁。村里没有馬的农户有68家，什么牲畜都没有的农户有56家。

当时这个村子的面貌也是很象样的，村里都是些破旧的小木屋，屋頂上鋪的是麦秆，屋里到处都被烟熏得漆黑，全村唯一的公共建筑物只是一个木头的“守衛室”，这是用来召开村集会和根据乡法庭的判决来鞭撻那些不順服的农民的地方。十月革命以前，整个村子的500多个成年人之中，只有两个人識字，而且这两个人还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农民連一点政治权利都没有。

过着这么艰难的生活的并不仅仅是科尔佐夫卡村的农民，在沙皇俄国統治下的广闊国土上，所有的劳动农民过的生活都是这样的。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的許多世紀之中，俄罗斯始終是实行农奴制度的。那时候的土地属于貴族地主所有。每一个貴族地主都有自己的領地。不仅是土地，就連定居在这些土地上的农民，也都是地主的私有财产。为了使农民能够养活自己，地主分給农民一塊微小的土地和一些零星的农具。为了这个，农民就必须去耕种老爷的土地和承担各式各样的徭役。

地主对农民有多残酷，由女地主沙尔蒂其哈的例子中（見封2上圖）就可以看出。被她毒打和残酷的折磨虐待死的就有139人。在法院控告她的案件有21件，但是这些全都沒有結果。

① 一俄寸=4.445公分。——譯者注

那时，非俄罗斯民族，（巴什基里亞、韃靼、卡累利阿、楚瓦什、吉尔吉斯、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和其他各民族）的农民，处境更是难以忍受的。沙皇政府和地主用武装移民的方法，把他們从他們的土地上强迫赶走，并且在移民和当地民族之間煽动民族仇恨。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一个大監獄。

俄罗斯的历史中有許多农民起义的事件。1606年，在伊凡·鮑洛塔尼科夫领导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对封建农奴压迫的农民起义。1670年，以頓河地方的勇敢的哥薩克斯捷潘·拉辛为首的起义，在人民中直到現在还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又經過大約100年，頓河地区的流亡哥薩克叶梅連·普加乔夫在烏拉尔领导了几万农民起义。由于当时的农民是单独地作战，沒有可靠的同盟者和有經驗的领导者，因此这些起义全都被殘酷地鎮压下去了，到了以后他們才得到俄罗斯的革命工人階級和它的布尔什維克党的帮助和领导。

在克里米亞战争（1853—1856年）中遭到失敗而削弱的沙皇政府，被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革命运动所嚇倒，被迫在1861年廢除了农奴制度。但是，农民所获得的并不是他們長时期英勇斗争所要取得的那种“自由”。地主貴族們所进行的一些改革，目的只是要維持他們的統治利益。农民虽然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但他們仍然处在地主苛酷的奴役之下。而且这种奴役并不比过去的封建貴族的奴役有所減輕。

革命前著名的烏克蘭作家米哈依尔·科丘宾斯基，在他的作品“海市蜃楼”中描写了一个不幸的、受尽地主、富农奴役折磨的女貧农瑪綸卡，她这样表达出农民对于土地的沉痛心情：“土地，你是多么富饒，我怀着快乐的心情将你种上粮食，給你穿上綠色的衣服，带上点点的花朵。愉快地服侍

着你。可是你太不好了，因为你不养活穷人。你把好处都给了有钱的人，让他们有吃有穿，但是给穷人的只是一个坟墓。”



1861年改革后的土地分配情况。地主的土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农民分来的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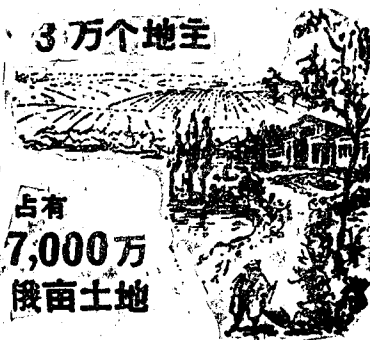
1,050万户贫农

占有
7,500万
俄亩土地



3万个地主

占有
7,000万
俄亩土地



二十世纪初叶，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土地分配情况。



在沙皇俄国时代的土地所有者。

经过1861年的改革以后，农民的确从土地中被“解放”出来了。土地都被分割了，而农民则转到“自己的”地主的束缚之下。

“连撒出去鸡的地方都没有”，贫农当时是这样来形容自己分到的份地的。

直到十月革命的时候为止，在俄国的地主一直都占据着大面积的土地。二十世纪初叶，俄国的欧洲部分，在3万个大地主手里占有的土地有7,000万俄亩。150万个富农也占有7,000万俄亩土地。100万户中农占有1,500万俄亩土地，由于受尽压榨而贫困破产的1,050万小农户却一共只有7,500万俄亩土地。

每一个大地主平均有2,300俄亩以上的土地，而一户破产的农民往往只有不到1—2俄亩的土地。

在整个沙皇俄国所有的36,700万公顷农业土地（到1939年9月17日为止苏联国境线以内的土地）中，属于地主、沙

皇家族和修道院的有15,200万公頃，占总面积41%，屬於富农的 8,000万公頃以上，占总面积22%，屬於貧农和中农的約有13,500万公頃，仅占总面积的37%。

农民遭受着政治和民族的双重压迫的痛苦。农民如果欠了稅，那么連家里仅有的一条牛都会被村長和警察牽走，家里的箱子全被打开，連衣服、粗布和簡陋的家具（壺、罐和洗衣盆及其他等）都会被拿走（見封2中圖）。当时的农村非常貧困，許多貧农都交不出稅款。

革命前的农民，不仅受到地主和沙皇政府的压迫和剝削，而且也受到富农、高利貸者、商人們的压迫和剝削。在屬於农民的土地之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掌握在富农手里。平均每戶富农大約有50俄亩土地。只靠自己一家人的力量，富农是种不过来这么多土地的。所以他們就雇佣了一部分劳动力。

1906年，沙皇政府根据斯托雷平部長的提議，頒布了一項法令，允許农民退出村社另立田庄。這項法令的頒布，太大有利于富农的發展，所以富农的財富大大增加起来。專制制度想用这种方法尽量地支持富农这些頑固的土地所有者，使他們成为自己統治劳动人民的坚固支柱。那些广泛地雇佣雇农来进行耕作的富农田庄，都变成大农場了。同时完全失掉了土地的农民也大量地增多起来。在农民中間，階級分化的情况也更加厉害起来。在十月革命以前，每 100戶农民中有65戶貧农、20戶中农和15戶富农，有35戶沒有馬，34戶沒有农具，有15戶甚至連一点田地都沒有。农民不能使用机器和肥料，因为使用机器和施用肥料都需要很多錢。而且当时全国沒有一家制造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工厂。連很簡單的机器也得从国外进口。

从谷类作物的單位面积产量來說，沙皇俄国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1909—1913年間，每俄亩谷类作物的平均單位产量，在俄国是45普特，法国是90普特，德国是142普特。

当时俄国的大部分农民都沒有足够的粮食，吃不到新粮登場的时候。由于农业技术的極端落后和掠夺式地耕种土地，时常發生歉收和飢饉的現象。甚至在收成很好的年份，农民也在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农民就得吃树皮、橡实和滨藜了。每年至少有200万貧农抛乡离井到处流浪，寻找工作。

列宁曾对这种情形写道：“农民的生活貧穷到：与牲畜住在一起，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以滨藜为食；只要有地方可以投奔，农民就抛弃租得的土地，甚至付錢給願意取得他那支出超过收入的份地的人，来把自己从份地上“贖”出来。农民們經常挨餓，一旦收成不好，成千上万的农民就都死于飢餓和流行病之中，可是收成不好的年头却越来越常見了”。

沙皇政府为了使富农取得更多的土地，同时又摆脱那些心中不滿意的农民，就从人口較密的省份里把土地較少的农民移往西伯利亞、中亞細亞、远东和其他的俄国边境地区。

但是，沙皇政府的机构对于移民的生活居住方面却不好好地安排一下。常常把那些移民送到既沒有充足水分又沒有道路的地方。移民們在那种地方甚至无法糊口，生活貧困不堪（見封2下圖），只好抛弃了他們的土地去做当地有錢的旧居民的雇农，或是淪为乞丐和挺而走險，逃回原来的家乡。还乡变成了一种自發性的逃亡。从1906到1910年間，移往西伯利亞的农民大約有2,566,075人。在这些移民之中，逃回去的

人，在1910年达到30—40%，而在1911年达到60%。列宁写道：“这一巨大的回乡人流表明，农民的絕望的灾难、破产和貧困，农民們为了到西伯利亞去，卖掉了所有的房屋，而現在终于在徹底破产和貧劣的情况下被迫从西伯利亞回来。这一遭受完全破产而回来的巨大的移民人群，无可爭辯地、明显地向我們說明，沙皇政府的移民政策的**全面崩潰**”。

代表社会民主党团出席国家杜馬第二屆會議的代表伏伊洛什尼科夫，引用了有关这些新移民区衛生情况的官方情报：伤寒病流行过以后，坏血病猖獗的面积也不小，几乎在所有的居住区里，在所有的小屋里都有病人。常常在一間小屋里躺着几个患这种病或那种病的人。在伤寒病和坏血病流行过以后接着就發生了夜盲症。在某些居民区中，所有的移民几乎全都患着夜盲症。

当时目击者所报告的这些事实，也造成了以下的結果：1907年，在远东地区的許多居民区里曾經有过难以想象的死亡率，它竟达到15—30%。在这些居民区里，人家的数目竟和坟墓的数目同样地多。

可見，沙皇政府采取移民政策的結果，只是使农民的情况更加恶化。难怪俄罗斯諺語說：“**迁居两次等于一次火灾**”。

在俄罗斯中部的农民，过去的的生活也并不好。资产階級文学家辛加列夫曾在特写“人烟絕迹的农村”中描写过伏龙涅什省諾沃日伏金村和莫霍娃特卡村农民的生活。在諾沃日伏金村，农民的屋里甚至連水罐子都沒有，人家問他們：“那么你們怎么来煮菜湯呢？”

“菜湯？我們已經一年半沒有喝过菜湯了。”农民回答。

在諾沃日伏金村的90戶居民中，有85戶粮食吃不到开春，

在莫霍娃特卡村的69戶之中象这种情况的有62戶。

过去农村居民几乎完全得不到什么医疗帮助。根据1910年的资料，在32个地方行政省份中，有医务区机构的仅占所有地区的30%。平均每28,000人左右才有一个医务区机构，而在非地方行政省份里大約98,000人中才有一个。

农村的居民几乎全是文盲，这可以極其鮮明地說明革命前农村的蒙昧和无文化。在俄罗斯帝国的边远地区，情况还要恶劣。举例來說，在中亞細亞地区，每100个居民中能讀書和写字的人只有6个。

在十月革命以前，烏茲別克人民受着俄罗斯沙皇制度和当地封建貴族的双重压迫。那时土地掌握在大地主（富农）、世傳的农村貴族和僧侶的手中，所有的农田有2/3都屬於他們。小农們只能向財主租用土地和生产工具，而为了租用农具和土地向財主所繳納的租金，要占全部收益的一半，有时候甚至占全部收益的3/4，在烏茲別克斯坦，过去沒有土地的雇农有120万人。

爱好劳动的烏茲別克人民，远在古代就已經开始开辟灌溉土地用的沟渠了。但是，建造了灌溉工程的农民，却不是水的主人。大部分水都流到財主的田里，而农民的庄稼却由于缺乏水分而遭受着干旱。“財主的家田里河水滾流，穷人的脚下干土飞揚”，这个辛酸的諺語充分地反映出当时农民生活的穷困。烏茲別克斯坦在革命前只有2%的人識字。那时既沒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所，也沒有一所剧院。

土庫曼斯坦在革命前，每100戶农民中有14戶沒有田地，28戶沒有耕畜，50戶甚至連农具都沒有。60%的耕畜都在大地主的手里。貧农常常由于得不到水分来灌溉田地而陷于飢餓和貧穷。在每1,000个居民之中，平均只有7个人識字。人

民沒有自己民族的文字。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尤其严重。可以任意买卖妇女和用她們偿还債務。

在革命前，塔吉克斯坦的85%的土地、所有的水源和70%的耕畜，都屬於当地的回教長官、官吏、大地主和僧侶所有。这些人利用土地和水当作殘酷剝削农民的工具。塔吉克农民每年要繳納許多苛捐杂稅：“杰卡特”——可兰經上規定的一种捐稅，“汗拉杜斯”——繳納实物的土地稅，“阿萊夫都林”——果园和葡萄园的捐稅（每俄亩繳18个金盧布）；“苏-布利”——水稅；“米拉巴納”——支付管水头目的薪金費用。交清一切捐稅，大約要用去收成的75—80%。

在沙皇俄国时代，农民的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前的农民会充滿了不滿的情緒，为什么在沙皇政府殘酷地鎮壓之下，人民的騷动却一年比一年增長起来。

农民們逐漸認識到，不和工人階級結成联盟，劳动农民就不能获得胜利，就不能从沙皇和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和分到渴望已久的土地。只有工人階級这个最先进的、最革命的階級，只有工人階級的英勇的党——列宁所建立的布尔什維克党——才能團結农民、組織农民和領導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对專制統治进行的斗争能否胜利，也就是說能否滿足农民的基本要求——分得地主的土地——这就取决于农民对工人階級革命斗争的支持，取决于工人階級和农民的联盟的巩固程度。

因此，領導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向資產階級、地主和沙皇專制制度进行斗争的布尔什維克党，把建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农联盟当作是自己一个最重要的任务。

这个联盟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也不是很快就巩固了的，而是经过了一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农民从自己的斗争经验中体会到，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他们的真正的领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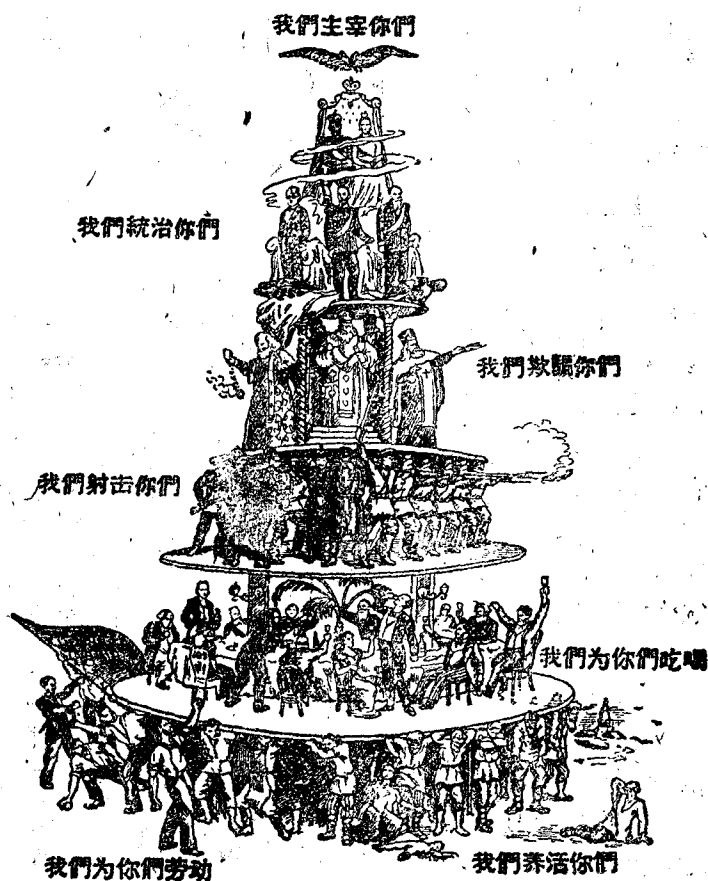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年代（1905—1907年）里还没有这种巩固的、反对沙皇制度的工农联盟。农民起来反抗地主，为了和地主斗争也曾和工人阶级建立过联盟。但是他们并不懂得，不打倒沙皇就不可能消灭地主。因此许多农民还是不想和工人阶级建立联盟来共同推翻专制独裁。农民们对于真正的革命者——布尔什维克还有怀疑，而更加信任妥协主义的社会革命党。结果，农民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就暴露了没有组织性和缺乏领导的缺点，他们的行动散漫而进攻性不强。这也是当时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这几年的革命风暴，无论对工人阶级或是农民，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教育意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劳动农民，尽管它有动摇的缺点，但终究是反对专制独裁斗争的强大力量，同时它完全能够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且也只有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并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劳动农民才能获得胜利和分到渴望已久的、地主的土地。

农民在自己的经验中深深地相信，布尔什维克所说的是真理。

对于这一点，农民在1905年的革命中得到了严重的教训，1905年的革命告诉农民，沙皇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资产阶级是反对革命的，它所支持的不是人民，而是沙皇和地主。

国家杜马存在的那些年代里的事实，也为农民说明了这



沙皇—地主統治下的國家(插圖摘自當時秘密出版的
的布尔什維克,“火星”報)。

一点。沙皇、地主和資產階級，都企圖依靠杜馬的帮助来使农民放弃革命。在杜馬中的大部分人都屬於地主和資本家集團，他們当然不同意沒收地主的土地，并把它們分給农民。